

微型小说

WEIXINGXIAOSHUOBAINIANJINGDIAN

百年经典

外国卷

陈永林 方圆◎主编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型小说百年经典. 外国卷 / 陈永林, 方圆主编.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358-6206-8

I. ①微… II. ①陈… ②方…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4363号

责任编辑: 龚军辉 封面设计: 天闻·尚视文化
出版人: 胡 坚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 82196334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82196362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1 飞过窗口的年轻人 [苏联]阿卡登·爱沃琴科
- 3 墓地奇遇 [法国]默法沙特
- 5 冠军也作弊 [罗马尼亚]维·科瓦奇
- 7 太贵了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 10 妈妈 [俄罗斯]鲍·克拉夫琴科
- 11 有什么新鲜事吗？ [匈牙利]厄尔凯尼
- 12 忠心不二的公牛 [美国]海明威
- 14 有人弄乱这些玫瑰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 16 误入劳动者天堂的人们 [印度]泰戈尔
- 18 皇宫的寓言 [阿根廷]博尔赫斯
- 20 失败 [俄罗斯]契诃夫
- 21 西班牙的婚礼 [法国]梅里美
- 23 油炸团子 [意大利]布扎蒂
- 26 魔服 [意大利]布扎蒂
- 30 特技 [日本]星新一
- 31 光荣的事情 [美国]马克·吐温
- 33 厕中成佛 [日本]川端康成
- 35 双重杀手 [美国]希区柯克
- 37 一千元 [美国]欧·亨利
- 40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美国]欧·亨利
- 43 煤桶骑士 [奥地利]卡夫卡
- 45 两所客店 [法国]都德
- 48 广告的受害者 [法国]左拉
- 49 在邮政支局里 [俄国]契诃夫

- 50 美丽的女店主 [德国]歌德
- 53 模特儿 [美国]马拉默德
- 56 家庭市场经济 [苏联]布特罗
- 58 佩德罗大叔的遗嘱 [巴西]雷东多
- 61 干船坞 [德国]安德莱斯
- 63 不愿上天堂 [印度]哈里希·约哈里
- 64 珞莎丽·白吕唐 [法国]莫泊桑
- 67 三山夹峙的谷地 [美国]霍桑
- 70 犹大的面孔 [意大利]达·芬奇
- 71 狗的嗅觉 [苏联]左琴科
- 73 一张珍贵的德国邮票 [英国]拉齐兹·莫瑞
- 75 面包屑 [以色列]阿姆诺恩·沙摩西
- 77 墙上的窟窿 [以色列]埃德加·凯里特
- 78 信仰与私利 [埃及]陶·哈基姆
- 81 大教堂 [法国]莫洛亚
- 82 拯救纽约 [美国]阿特·布彻沃德
- 83 穿雨衣的人 [法国]皮埃尔·贝勒玛尔
- 86 父亲 [挪威]边尔生
- 88 老两口 [日本]都筑道夫
- 89 “水手长,接替我!” [美国]奥斯卡·希斯高尔
- 91 相似的人 [美国]伯纳德·杰克逊 苏西·昆泰尼拉
- 93 山顶小屋 [英国]彼得·约翰逊
- 95 天堂之门 [英国]马克
- 96 大智大慧 [苏联]盖冒克利德哉
- 97 幽会 [匈牙利]卡罗利·基什法鲁迪
- 100 考验 [德国]赫·马来夏
- 103 沐浴女 [埃及]伊雅德
- 106 扔掉可惜 [日本]齐藤肇
- 107 自杀狂求死记 [土耳其]阿·涅辛

- 110 我吞下了国家机密 [土耳其]阿·涅辛
- 112 敞开着的窗户 [英国]萨基
- 114 他们要学狗叫 [匈牙利]米克沙特·卡尔曼
- 116 赤身裸体的男人 [巴西]弗尔南多·萨比诺
- 118 卖笑人 [德国]海因利希·伯尔
- 119 萨布兰谋杀案 [法国]莫里亚克
- 121 向往乡村的鞋匠 [西班牙]布拉斯科
- 123 小托布拉 [英国]吉卜林
- 126 都是因为我们穷 [墨西哥]鲁尔弗
- 128 隧道 [苏联]康·麦里汉
- 130 独裁者 [奥地利]贝恩哈特
- 131 系于一发 [奥地利]施普林根施密特
- 132 半张纸 [瑞典]斯特林堡
- 134 贼 [美国]小威尔逊
- 136 经验之谈 [美国]萨洛扬
- 138 圣洁的东西 [美国]奎因
- 140 癖好 [美国]布朗
- 141 狗的夜宵 [厄瓜多尔]库阿德拉
- 143 被盗去的情书 [美国]爱伦·坡
- 147 抢劫 [巴西]维里希莫
- 149 无价之宝 [美国]伯纳德
- 151 胆小的人与手表 [巴西]安德拉德
- 153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智利]普拉多
- 154 日蚀 [哥斯达黎加]塞莱尔
- 157 理想破灭 [苏联]H·叶林B·卡沙耶夫
- 158 叶莲卡 ——献给德·奥斯特罗夫 [苏联]叶·明
- 160 杨尼老太太讲的故事 [希腊]加·卡赞扎基
- 163 幽灵 [希腊]阿尔吉里斯·埃弗塔利奥蒂斯
- 164 海的坟墓 [荷兰]赫·布洛魁仁

- 166 我的私有财产 [美国]威·德米勒
- 168 古九谷瓷瓶 [日本]井上靖
- 169 忏悔 [日本]奥田哲也
- 172 出租小姐 [日本]三藤英二
- 173 眼睛 [印度]K·T·穆罕默德
- 176 英雄之死 [瑞典]派尔·拉格尔克维斯特
- 178 举世无双的珍品 [德国]威塞尔
- 180 罗马尼亚的大地主 [罗马尼亚]卡拉迦列
- 182 部长的小猪 [南斯拉夫]努希奇
- 184 首长学步 [苏联]柯坚科
- 185 第二次出嫁 [苏联]米哈依尔·安德拉沙
- 187 苏密妲 [斯里兰卡]H·P·西里瓦尔德纳
- 189 霍拉斯的厄运 [英国]维·坎宁
- 191 鲁滨孙·克罗索的结局 [法国]米歇尔·图尼埃
- 193 拥有百科全书的人 [瑞典]瓦考尔
- 195 等待发药的长队 [巴西]安德拉德
- 197 仰望忠诚 [美国]保罗·詹尼斯
- 200 孩子的力量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 202 向左生存向右死亡 [美国]里昂·尤里斯
- 204 圣诞夜的歌声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
- 207 保护色 [日本]星新一
- 209 与上帝互换的礼物 [美国]迪亚娜·瑞讷
- 211 为我唱首歌吧 [英国]艾德里安
- 213 结局 [阿根廷]博尔赫斯
- 216 最后三分钟的高贵 [英国]威廉·保西
- 218 标错的价签 [美国]洛林·格雷格尔
- 219 解脱 [印度]泰戈尔
- 222 一封寄给上帝的信 [墨西哥]格雷戈里奥·洛佩兹
- 224 妈妈,别难过 [加拿大]莫·卡拉汉

- 227 | 地下室的中学考试 [德国]克莱曼
- 230 | 小丑的眼泪 [奥地利]约·马·齐默尔
- 234 | 穷人的专利权 [英国]狄更斯
- 236 | 乞丐 [英国]奥斯卡·王尔德
- 239 | 圣代梅尔的星期四 [法国]塞斯勃隆
- 241 | 桌布 [德国]理查德·包曼
- 243 | 活了的蜡人 [美国]弗兰克·鲍姆
- 245 | 再会 [日本]阿刀田高
- 247 | 圣诞老太太 [法国]图尼埃
- 249 | 第十天的虎 [叙利亚]泽卡利亚·泰米尔
- 251 | 适时的奉献 [法国]约翰·迈卡利弗
- 253 | 十三美元的败局 [日本]石川直树
- 256 | 运气 [英国]克里斯廷·格尔曼
- 258 | 了不起的儿子 [巴基斯坦]米赫里兹·伊克巴尔
- 259 | 最后一课 [阿尔及利亚]阿·杜·萨拉迈
- 262 | 银行劫案 [德国]艾迪特·施密茨
- 265 | 跳海的陌生人 [俄罗斯]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
- 267 | 真凶露真情 [德国]彼得·莫斯
- 270 | 沙那罕名琴 [美国]保罗·琼琪
- 273 | 地狱之旅 [德国]梅洛利
- 276 | 法律门前 [奥地利]卡夫卡
- 277 | 一百条裙子 [美国]马克·布兰特
- 279 | 弗利克斯回来了 [德国]凯斯特纳
- 281 | 台阶上的天使 [美国]希勒瑞·白奇埃尔德
- 283 | 交易 [尼日利亚]奥基迪昂
- 285 | 法官 [英国]赫胥黎
- 287 | 情节谜 [苏联]叶·吉克
- 289 | 魔鬼契约 [美国]布雷克·林顿·威尔弗
- 291 | 双重欺骗 [不丹]K·德吉

- 292 诚实的乞丐 [西班牙]费尔南多·索伦蒂诺
- 294 致命的信 [美国]希区柯克
- 297 公正的法官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 299 最后的较量 [美国]欧·亨利
- 301 意外的结局 [罗马尼亚]伯耶舒
- 302 一位亡者的故事 [西班牙]尤那姆诺
- 304 银行抢案 [美国]史蒂文·舒曼
- 306 最后一次机会 [法国]斯蒂文
- 308 淘金者说 [波兰]廖舍克·玛鲁达
- 310 父亲的悲哀 [埃及]台木尔

飞过窗口的年轻人

[苏联]阿卡登·爱沃琴科

这个悲惨凄美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在一幢高层住宅的六楼，3个人正激烈地争吵着。

一个女人，正用丰美的手臂，紧紧攥着床单，哽咽咽咽地分辩着：“哦，约翰！我发誓我没做错什么！他引诱我——而且，我向你保证，我是被迫的，我挣扎过——”

其中的一个男人，还穿着大衣，正指手画脚地训斥着那里的第三个人：“流氓！我要让你立即像死狗般完蛋，你得为这个软弱的女人付出代价！”

屋里的第三个人是个青年男子。尽管此时他有点衣冠不整，仍坚持着不可一世的尊严。“我？干吗，我又没干什么！我——”他抗议着，神色凄凉地盯着屋里空旷的角落。

穿长大衣的男人打开朝街的那扇窗，一把挟住那衣冠不整的年轻人，将他扔了出去。

年轻男人发觉自己在空中飞，赶紧害臊地系好内衣的纽扣，并悄悄地自我安慰说：“没关系！失败只会使我们更加坚强。”

还没到5楼，他就从胸中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我的天哪！”年轻人想道，“我可是爱过她的！而她连向丈夫坦白的勇气都没有！现在我觉得她是多么遥远，与我毫不相干。”

绝望地想着这一点时，他已落到第五层。飞过窗口时，他好奇地朝里张望了一下。

一个年轻的学子正坐在倾斜的桌前，支着肘儿托着脑瓜看着书。

想到在此之前，他一直沉溺于世俗的享乐，荒废了学业。现在，他为知识的光亮所吸引。“我最最亲爱的学子啊！”他想冲着那正读书的男孩喊，“你唤醒了我内心沉睡的理想抱负，让我摆脱了对虚幻人生的无谓的痴迷。正是这种痴迷，才导致了六楼上的后悔莫及的结果——”

然而，年轻人忍住了没叫出声来。相反，他朝四楼继续飞行。四楼窗前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的双眸——如矢车菊般幽蓝——正凝视着远处。她的神情忧郁而苍茫。

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这时他方才意识到以前与女人们的种种邂逅不过是虚无缥缈的痴迷，也只有在这一刻，他才真正体味到那个奇特而神秘的字眼——爱情。

他开始喜欢上这平静的家庭生活，喜欢上这种无以言传的被爱的举动，喜欢上这种欢乐祥和的生存方式。

接下来的飞行中所经历的场面，更坚定了他这种念头。

在三楼的窗口，他看见一位笑逐颜开的母亲，正轻哼着小曲，轻摇着一个笑嘻嘻的胖囡囡，那眼眸里饱含着为人母自豪之情。

“我也想娶四楼的姑娘，生一个三楼这样的脸上红扑扑的娃娃。”年轻人心中暗想，“为了我的家人，我将付出所有，并在这种付出中收获幸福。”

接下去就到二楼了。在这儿见到的情景使得这年轻人的心又痛苦地抽搐起来。

在一张豪华气派的写字台前，坐着一位男人，头发凌乱，目光呆滞。他正凝视着面前的一帧带框的照片。与此同时，他右手写着什么，左手举着一把手枪，枪口正对着太阳穴。

“快住手，你这疯子！”年轻人想大声劝阻，“生命是多么美好啊！”但某种本能的情感，使得他没有喊出声来。

那屋里的摆设富丽堂皇。由这富贵舒适，年轻人想到生活中还有某种东西，能够破坏一切的舒适与满足，甚至整个家庭。“那是什么呢？”他想，心情沉重。他现在已飞到一楼了。命运似乎蓄意要给他一个刻薄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回答。在一楼的窗口，他看到了这一切。

一个年轻男人坐在窗前，上身一丝不挂地隐在幔帐里。他的膝间坐着一个半裸的女人。正往下掉的男人想起他曾见过这个女人，那时她衣冠楚楚地伴着丈夫在外面散步——但现在这个男人绝非她的丈夫。

这时，年轻人开始回顾曾有过的计划：学着那青年学子努力求知；娶四楼的姑娘；过三楼那样宁静恬淡的家庭生活——他的心再次沉重起来。

他感受到这一切如过眼云烟，感受到梦寐以求的幸福的虚幻——终于，他彻悟了。

“毕竟，我已亲眼目睹了这生命的无意义！活着既愚昧又痛苦。”男人想到这，脸上露出苍白的嘲讽的笑容。最后他毅然决定就在人行道上结束这次飞行。

当人们好奇地围观他那一动不动的躯体时，谁也不曾想到，就在几分钟前，他曾经历了怎样的一场错综复杂的闹剧。

周晔 译

墓地奇遇

[法国]默法沙特

我发疯般地爱上她。与她相识后，她的似水柔情、她的炽烈如火的爱，无时无刻不缠绕在我的心间。我丧魂落魄地迷失在对她的一往情深中。时间对我失去了作用，充斥于心的爱使我懵懵懂懂，分不清白天黑夜的交替，分不清寒冬酷暑的更迭。

然而不久，她竟香消玉殒撒手归西。啊，那可怕的往事在我的记忆中模糊成一片。依稀记起的只是一个急风骤雨的傍晚，她浑身湿透回到家中，她躺在床上剧烈咳嗽着，还发着持续不退的高烧，然后便是请医生、打针、服药……我脑子乱了，记不清了，这一切都已过去了，永远过去了。

人们把她放入灵柩。钉棺木的叮当声一直在我脑海深处响个不停，拂之不去。我无法相信，她已经长眠地下不再醒来。葬礼后，我们俩共同居住的房子、共同结交的朋友都会使我睹物伤情不能自禁，于是我离开巴黎奔赴他乡。

我含着泪水缓步走出卧室，门廊里那面穿衣镜却使我身不由己停下步子。这镜子是我特意为她购置的。多少次，她站在这儿，对镜梳妆。而立在她身旁的我，则比她更着迷地凝望她镜中的倩影如痴如醉。这镜中是否还存留着她的影子呢？我不觉伸手去摸，然而，一阵透彻肺腑的刺骨凉意，使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猝失爱侣，是一种怎样锐利的痛楚直刺心底！

我神思恍惚地漫步在街头，不知不觉间自己竟鬼使神差般来到了陵园。我看见了那光秃秃的坟墓，还有坟前大理石十字架上的一行黑体字：她爱过，被爱过，安息于此。

她就埋在这儿——我的脚下。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以手掩面泣不成声。那迷人丰腴的身段，那令人心醉的花容月貌，都随着棺木一道腐烂了。想到这，我愈加悲痛，泪如泉涌，全身虚弱得几乎要瘫倒在墓前。猛然，一个可怕而固执的念头紧紧攫住了我——就在这儿过夜。环顾四野，空无一人，我便急忙躲藏起来，这样，晚上关门时，人们就不会发现我，将我赶走。当啷一声，陵园的大门在黄昏将近时被锁上了。好了，偌大的陵园眼下只剩下我一个人，完完全全的一个人。

夜色四合时，我才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我拖着缓慢而疲乏的双腿，在这死人住的地方阒静无声地踉跄地走着。我想走到她的坟头，但浓黑的夜幕使我视线模

糊，什么也看不清。

我不顾一切地摸着那些石碑，用手，用脚，用膝盖，甚至用头、脸，但就是找不到她的那方墓碑。在那个冷风飕飕的夜晚，我像一个瞎子一样急切而慌乱地摸索着，我触到了石块、十字架、铁钉、草皮，还有那些枯萎凋谢的花！

坟墓，坟墓，坟墓，到处都是坟墓！想到自己只身一人在坟墓间狭窄的甬道上匍匐爬行，恐怖风一般渗入我的心里，我感到毛骨悚然。我翻来覆去地摸抠着石碑上的字，想凭指尖的触觉辨别碑上的文字。黑夜如漆，眼睛完全失去了作用。那天晚上没有月光，笼罩墓地的唯有一片浓黑。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为什么会待在这儿？”我自言自语道，“一个大活人干吗跑到死人堆里？”

四周一片死寂，我只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跳着。突然，一阵响声传来，那会是什么呢？屁股下的石块似乎在动，它真的在动，并且往上顶。我魂飞魄散地跳了起来。旋即，一个全身赤裸的骷髅从掀开石板的墓穴中站起身来。随后，我的身边响起一个阴沉怪异的声音，他正用这种声音念着石碑上的字：“躺在这里的，是杰奎斯·奥列佛，享年五十一岁。他热爱家庭，是个温和而体面的人。他的一生，是高贵荣耀的一生。”忽然，骷髅尖叫一声，捡起一块石头，刮掉碑上他刚才读的那些字，随即，用他骨头的顶端——那是他的食指，写下一行闪闪发光的字——“躺在这儿的是奥列佛，享年五十一岁，他的忤逆不孝导致他父亲含恨辞世，他粗暴蛮横，对待妻儿凶残狠毒；并且尽其所能，欺侮邻居，盘剥他人，最后悲惨地死去。”骷髅写完，得意洋洋地看着那些字，仿佛完成了一件美差。这时，石块的掀动声和骨骼扭动的嘎嘎声响成一片，一个又一个坟墓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干尸纷纷站起来，把他的生前所想，如实写在墓碑上。原来，他们大多是满腹鬼胎、阴险毒辣、嫉贤妒能的家伙。他所写下的字告诉我，这些所谓的慈父、贤妻、孝子、贞女，其实都是些恶棍、小偷、骗子、扯谎精！原来如此！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眼前奇特的一幕使我惊骇恐慌，嗟叹不已。那么，她一定也在写。她——我日思夜想的心上人，又会写些什么呢？无论如何，我要看个究竟。想到这，我惧意全消。我迈开大步，在打开的坟墓间、在鬼影憧憧的骷髅中穿梭而过。终于，我找到了她。那张曾经明艳无比的面庞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身旁，屏声敛息地看着她。她正在那儿全神贯注地涂去石碑上“她爱过，被爱过，安息于此”的字样，然后，她竖起指头写道：“某一天，她欺骗情人，冒雨出走，和人偷欢，结果身染重病，不愈而死。”

拂晓，人们在墓地看见我，我倒在那里，失去了知觉，浑身冰凉。

魏邦良 译

冠军也作弊

[罗马尼亚]维·科瓦奇

一个如此简单而又可靠的办法：打个电话，再挥动几下拳头，衣兜就能重新装满钞票。萨姆奇怪自己怎么没早点想到它呢。

“喂，是杜德吗？我是萨姆。”杜德和萨姆20年前是拳坛上两颗璀璨的明星。到了30岁，杜德连续两年夺得冠军。萨姆再没有报复机会，便结束了自己的拳击生涯。

“有什么事吗，萨姆？你可是从没给我来过电话。”

“咱们明天晚上在‘玻璃锚’酒吧聚一聚，怎么样？”

“行。”

退出拳坛时，萨姆手里有300万美元的积蓄，可如今已两手空空了。第二天晚上两人见面时，他对杜德说：“我想你也过得不比我强多少。我们这样的角色生来是供别人消遣，而自己却没有参加消遣的份儿。”

“我现在是个生意人，经营着一个停车场。你有什么事就快说吧，我很忙。”

“再跟你比赛一场，赌2万美元。”

如果说萨姆仍像从前一样争强好胜，那么杜德也没有改，仍像过去那样自负和狡诈。

“2万美元太少了，这点钱对我来说简直是耻辱。”

“你怎么不承认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朋友，有的只是债主呢？其实你是怕输掉这场比赛和这笔钱。你是不是不敢应战？”

“不是不敢应战，我也不会输。只是我们再打一场还有什么意思？让人笑话。”

“年轻的时候，我们为荣誉而打，现在我们为生存而打。我们都上了年纪，过不了多久，贫穷和疾病就会把我们逼上绝路……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能使我们两人其中的一个摆脱困境。”“什么办法？”

“我们找一个地方，体育馆或者仓库，关起门来就我们两个人，进行一场生死决战。这样，我们用不着支付场租和其他费用。把钱就放在桌上，谁赢了谁拿走。”

“想得倒不错。可这笔钱我们得去借。输了的人怎么办？”“他只好自认倒霉。你干不干？”

“5万元吧。”“5万就5万！”

3天后，萨姆和杜德在市郊一幢废弃的楼房旁边碰头。为了满足他们那职业运动员的小小的虚荣心，按照约定，他们还带来了一只闹钟，一面锣。

一个人敲响了锣，另一个人瞅了瞅闹钟。然后，同时走到屋子中间。

“不许击打违反规则的部位！”

“最优秀的一方获胜！”

话未落口，萨姆冷不防一记重拳打中杜德的下巴，把他放倒在地。但是，杜德被打倒并不是因为这一拳本身的分量，或者猝不及防，而是因为萨姆作了弊。他的拳击手套里藏着一个小沙袋，能把一头牛打倒。

萨姆的计划非常周密，因此行动有条不紊。他迅速脱去拳击手套，换上另一副用软棉花衬的手套。然后从布袋里取出一根绳子，套在吊灯的钩子上，打了个结。又端过一把椅子，费了好大劲才将杜德抱起来，把绳结套在他的脖子上。终于布置好了杜德上吊的现场。杜德的身上没有伤痕，也没被人下毒，因此谁也不会怀疑他是自杀。

离开之前，萨姆在杜德面前停下来，喃喃道：“原谅我，杜德，我作了弊，并且没有给你还手的机会；可是我必须赢得这场比赛。再说，无论如何赢得荣誉的仍然是你。你的照片将被登在所有报纸上，人们将回忆你这位伟大的冠军，特别是会提到你在那些打败我的比赛中的出色表现……原谅我，杜德，我作了弊，作为补偿，我要告诉你：我感到遗憾的是你没能看到我把你抱在怀里的情景。我们俩拳头相对了一辈子。可是今天，当命运最终决定我们俩当中谁是赢家时，你却看不到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拥抱你……永别了，杜德！”

萨姆走出破旧的楼房。刚过街道拐角处，一辆汽车突然停在他面前，从车里出来几个警察。

“扔下袋子，不许动，萨姆，你被捕了！”“凭什么？”

“我们全知道！你向杜德挑战，并且杀了他，抢了他的钱。你作弊了，冠军……可你并不知道，杜德也作了弊。

“当你们换装准备比赛时，他偷偷地在那里安了一个摄像机，电视台跟他谈妥了，出100万美元买下这段录像的直播权。就这样，所有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一桩犯罪的经过，而不是一场比赛！你明白了吗？尽管他输了，赚的钱也比你得到的要多得多。”

黎宇 译

太贵了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根据莫泊桑《摩纳哥的囚徒》改写)

地中海海滨，在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王国叫摩纳哥。许多小镇子都可以夸口说，它的人口比摩纳哥全国的人口还要多，因为他们总共只有七千人。如果把这个王国的所有土地都平分了，每个人还分不到一英亩。但是这个弹丸小国也有一个真正的国王，国王有宫殿、廷臣、大臣、主教、将军，还有一支军队。

这支军队不大，总共只有60名士兵，不过它仍然是一支军队。和别处一样，这个小王国也征税：烟草税啦，酒类税啦，人头税啦等等。但是，尽管那里的人们也像别国人民一样抽烟喝酒，可是实在由于人口太少，国王如果找不到一个特别的新财源，他是无法指望这点税收来养活他自己以及他的廷臣官吏的。这笔收入就来自一个赌轮盘赌的赌场。人们在这里赌博，不论输赢，老板都要抽头，留下自己的那份收益以后，就向国王缴纳一大笔钱。他之所以能缴纳这么一大笔钱，是因为这样的赌场在全欧洲是硕果仅存的一家了。某些德意志的小君主也曾开过这一类的赌场，但几年前都被取缔了。原因是这些赌场危害实在太太大。一个人先是来碰碰运气，接着他就会把什么都押下去而且输得精光。于是，他甚至会拿不是他自己的钱来赌，要是又输了，他就会在绝望之中去投河自尽或开枪自杀。因此德国人就不许他们的君主这样收敛钱财；可是并没有人来制止摩纳哥国王这么做，所以他仍然垄断着这个行业。

现在谁想赌博，谁就得到摩纳哥去。不论他是输是赢，国王总能从中得利。俗话说：“单凭老实劳动，不会有宝石王宫。”摩纳哥国王也知道这是个不体面的营生，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得过活呀，而且就是从烟酒方面敛钱也不见得是好事。他就这样过着日子，治理国家，聚敛钱财。像一个真正的国王那样，举行种种觐见仪式，临朝听政。

他给自己举行加冕典礼；他奖赏臣工，赦免犯人；他还有自己的检阅仪式、国务会议、法律和法庭。这些都和别的国王一样，不过规模略小罢了。

话说几年前，在这个弹丸小国的疆土之内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件。那个王国的人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这种事过去从没发生过。法官们隆重地举行了会议，用最公

正谨慎的方式审理了这个案子。法官、检察官、陪审团和辩护律师都出了庭，他们彼此驳难，审慎推度。最后，根据法律判定，犯人应该斩首。到此为止，一切都还算妥当。接着，他们就把判决呈报了国王。国王审阅了判决并且批准了：“如果这汉子罪应处决，处决就是了。”

现在只有一件事不好办：他们既没有砍头用的断头机，又没有行刑的刽子手。大臣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函询法国政府，能否借给他们一架断头机和一名使用这种机器的专家来把那个犯人的头砍下来。如果可以，那么法国政府能否惠然知照，他们需要若干。信发出去了。一个星期之后收到了回音，说可以提供一部断头机和一名专家，费用是一万六千法郎。国王看了信，考虑再三。好家伙，一万六千法郎！“那个可怜的家伙值不了这么多呀，”他说，“难道多少便宜点就不成吗？嘿，一万六千法郎，全国每人要摊两法郎还多呢。人民受不了，要惹出乱子来的！”

于是又召集一次国务会议来商量怎么办。会上决定向意大利国王发出一封类似的信。法国政府是共和制的，对国王缺乏应有的敬意，而意大利国王与他一样是君主，也许可以劝他办事稍微便宜点儿。就这样，信写出去了，并且很快就得到答复。

意大利政府写道：他们很高兴提供一架断头机和一名专家，包括旅费在内，总共费用是一万二千法郎。这倒是便宜了点儿，可是看来还是太贵。那个无赖实在值不了那么多。而且仍然将从每个人身上抽将近两个法郎的税。于是，又开了一次国务会议，他们再三商量怎样才能办得节省点儿。比方说，难道不能弄个士兵，将就点把事儿办了吗？于是召来了将军，问他：“你不能给我们找个士兵把那个人的脑袋砍下来吗？在战争中，他们杀人原是不在乎的。实际上，他们受的训练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于是将军去和士兵们谈，看看有谁愿意干这个活儿。但是士兵们谁也不愿干。“不行，”他们说，“我们不会，这种事我们可没学过。”

怎么办呢？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下设一个委员会，下面再设一个小组委员会。他们最后决定，最好是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样做，既可以显示国王的宽大，又可以节约开支。

国王同意了这个办法，于是事情就这么决定了。现在只有一件事不好办：他们没有囚禁无期徒刑犯人的监狱。他们倒有一间关禁闭用的拘留所，可是没有永久性的、建筑坚固的监狱。不过他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可用的所在，把那个年轻人关了进去，并派了一名看守，既要看守住犯人，还得从御膳房里给他打饭。

犯人待在里面月复一月，终于过了一年。一年过后，有一天国王审阅他的收支账目，注意到一项新的花销，这就是看管那个犯人的费用，而且这笔开支的数目还不小。要派专人看守，还要管犯人的饭，一年就是六百多法郎。而最糟糕的是，这家伙正年轻力壮，也许还能活上五十年呢。这样一算，问题就严重了。这可不行。于是国王召见了各位大臣，对他们说：